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著
王晋华◎译

The Great Gatsby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著
王晋华◎译

The Great Gatsby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 / (美) 菲茨杰拉德著 ; 王晋华译.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682-0082-0

I. ①了… II. ①菲…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01550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2

责任编辑 / 刘 娟

字 数 / 150千字

文案编辑 / 刘 娟

版 次 / 2015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22.00元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译 序

菲茨杰拉德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其一生中创作的最好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时至今日，这部作品仍然以其内容和形式上的独树一帜，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发出异彩。

法兰西斯·司格特·菲茨杰拉德于1896年9月24日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他的外祖父麦奎伦是爱尔兰移民，做批发食品生意，颇为有钱。小司格特优越的家庭背景使他得以有机会进到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与普林斯顿大学读书。他的父亲是一位家具商，在菲茨杰拉德出生后不久便破了产，后来只好举家从纽约迁回圣保罗市，投靠麦奎伦家。虽然菲茨杰拉德当时只有11岁，但也和家人一样深感羞愧。父母亲双方的差异，造成

菲茨杰拉德既自卑又富于幻想的性格。不过，他还是很欣赏自己具有绅士风度的父亲。他对父亲的仰慕之情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篇首页上便可见一斑。

《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在1925年，20世纪20年代正是菲茨杰拉德创作的繁盛期，其创作的生命力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峰巅；同时也是美国在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领域发生着深刻变化的年代。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人们的行为和心理方面。当经济把重心从生产转向消费，当赊销的经营方式盛行，个人消费膨胀似的扩张，当中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以及整个民族通过新技术的媒介作用和交通运输网络而连成一片的时候，现代性便似乎加快了它的速度。生活的风尚改变了，代沟形成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改变了。这是一个清教主义的和饮酒被禁止的年代，也是一个心理分析、爵士音乐和少女变得轻佻的时代；这是一个向革新挑战、眷恋于往昔的田园生活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技术普遍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年代。这一革新和怀旧的混合糅杂，在2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也有生动的反映，尤其是在书的结尾部分尼克对故乡中西部的回忆，写得相当动情，很好地烘托出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眷恋之情。这些深刻的变化荡涤掉了许多美国人自认为牢牢恪守的价值观念。人们传统的信仰和观念已不复存在，加之欧洲在文化方面产生的无序感和崩溃感对美国的影响，在美国社会中也产生了一种颓废情绪和无目的感，以及一种文化的虚无意识，这些都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得到了形象化的反映。《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对它那一时代的一种本质的概括。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一作品的故事内容并不复杂。它通过小说中的讲述者尼克，讲述了作品主人公盖茨比的一个看似有真情却最终是个虚无缥缈的梦的爱情故事。盖茨比，一个贫穷的比达科他州的农家子弟，在

肯塔基州一个军训营里当少尉时，遇见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黛西，并对她一见钟情，把她作为一个完美的理想追求着，至死不渝。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世，凭借着自己的英俊、聪明和敏感赢得了黛西的爱情。热恋了一个月后，他被派遣到法国作战，一去就是五年。黛西受不了这漫长的寂寞，结果在盖茨比走了的第二年便嫁给了一个名叫汤姆·布坎恩的大富翁。婚后他们整日同一帮游手好闲的富人们游乐享受，而且汤姆还时有外遇。贪图钱财和享乐的生活，以及在她生女儿时丈夫仍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寻欢作乐的现实，使黛西失去了少女时的纯真，变得玩世不恭起来。五年后盖茨比从国外回来，他仍然热烈地爱着他心目中的那个黛西，追踪着她的足迹。他买了一幢隔着桑德海湾与黛西的府邸遥遥相望的巨宅，将它当作一种富贵的标志，向黛西发出无声的召唤。盖茨比每日大宴宾客举办晚会，挥金如土，彻夜笙箫，以引起黛西的注意，勾起她往日的情思。通过盖茨比的精心安排和尼克的搭桥，两人终于重新相见。虽然黛西对盖茨比仍说了“我爱你”的话，可这早已不是真情，而是她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寻找的一种刺激。所以当她驾驶着盖茨比的汽车撞死了她丈夫的情妇时，她竟毫不犹豫地定罪推到了盖茨比的身上；当盖茨比为此被威尔逊枪杀后她也毫不为之所动。盖茨比用毕生心血建造起来的梦想居然献给了这么一个俗物，这正是主人公盖茨比的悲剧所在。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描写爱情与理想时有一股哀伤的细流隐隐地渗透在字里行间，表露出作者对美国梦的失望。

正如作者在一封信里所说的：“这部小说的重心是放在‘幻想的破灭上’——正是这种幻想才使得这世界那么鲜艳，你根本无须理会事情的真与假，只要它们沾上了那份魔术似的光彩就行。”而正是因为罩上了这层魔术似的光彩，这部小说才更强烈地显示出其深刻性和其悲剧的意识。

作品中一方面存在着一个梦幻的世界，一个事件看似完结，然而还会“悬浮”于之后的情节中；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个充满迷失的无根可寻的怪诞形象的世界。从两个世界的这一混合存在中，菲茨杰拉德提取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两个基本要素：在这两个世界中，一个是被赋予了永久性神话色彩的现代历史的世界，在那里当盖茨比亲吻着黛西的时候，时间的钟表就像他壁炉架上的钟表一样倒走了回来；另一个是历史被阉割了的世界（被割裂为碎片而没有明显的秩序），一个现代荒原（“死灰谷”便是人们纵情享乐于其中的这一迷乱世界的象征）。这两个世界形成的张力和模糊性一直持续到终章，在那里菲茨杰拉德既卓越地重建了“美国梦”，一个天真淳朴的田园美国的梦；又把这一“美国梦”看成了是对被时间本身所击败的事物的一种缅怀和向往。这是该作品在内容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了不起的盖茨比》之所以成为一部不朽的名著，与其形式和写作上的特点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凡对海明威和福克纳的小说风格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两人的小说风格完全不同：前者用词简朴，句式洁净，后者用词华丽，句式繁复；前者客观简约，后者抒情铺陈；前者的小说世界是个纯化了的世界，后者的却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而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则好像是集两人之所长于一身，创作出了一个客观与抒情、现实与梦幻、理想与象征、顺叙与倒叙、铺陈与简约等手段并用的和谐统一体，使这部作品的语言和形式具有了极其丰富的意蕴和内涵。这是从比较的观点来看。从作品自身看，它在写作上也有许多特点：一、用不多的笔墨把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刻画得惟妙惟肖，鞭辟入里。比如作者对乔丹·贝克的一段描写：“乔丹·贝克本能地避开那些聪慧精明的男人们，现在我明白了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认为立在那些觉得她不可能做出任何背离社会准则和道德的事的人们中间，她要安全得多。她无可

救药般的不诚实。她从来不能容忍自己处在不利的位置，以这一不情愿为前提，我想她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开始学会了玩弄手腕和推诿事由，以便既能对世界操一种冷嘲热讽的微笑，又能满足她那坚实活泼的肉体的欲求。”这段文字多么辛辣地揭示出了那种自私高傲的女子的灵魂。二、看似极随便轻松的一笔，却有着丰富的意蕴。譬如：“这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这排高高地俯瞰这座城市的灯火通明的窗户，一定让在街头眺望的人感到了，人类的秘密也有一份在这里吧？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举头望着、诧异着。……我既在事内又在事外，既被永不枯竭的五彩缤纷的生活所吸引，同时又被它排斥着。”轻松一笔便形象地带出了作者整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创作方法。三、善于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出人物微妙的心理感受。这种描写在作品中处处可见，恕译者在这里不再举例。四、细节描写不仅生动含情，而且很好地揭示了主题。譬如：“……我和黛西站在一块儿望着那位电影导演和他的女明星。他们两人依然在那棵白李树下，他们的脸儿正挨近到一起，隔在他们中间的只剩下一缕淡淡的薄薄的月光。我蓦然想到，他也许整个晚上都在慢慢、慢慢地向她俯下身去，直到刚才的那般挨近。就在我注视着的时候，我看见他又将身子弯下了最后一点儿，吻到了她的面颊。

“‘我很喜欢她，’黛西说，‘我想她长得很可爱。’

“但是毫无疑问，这幕场景的其他部分都刺痛了她，因为它不是一种姿态，而是真情实感。”通过这段细节描写，我们可以加深对黛西一切都是逢场作戏、缺乏真实情感之品性的了解。

简之，《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文学中的一部伟大作品，希望读者在欣赏这部原版的世界文学名著的同时，也能喜欢这个中文译本。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22

第三章 / 038

第四章 / 060

第五章 / 080

第六章 / 097

第七章 / 112

第八章 / 147

第九章 / 162



第一章

在我还是年少、稚嫩的年龄时，我父亲便给了我一个忠告，它至今萦绕在我的脑际。

“每当你觉得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切要记着，这个世界上的人并非都具备你禀有的条件。”

他没有再说什么。可是我们父子之间常有一种一点就通的默契，我心里明白父亲的话里有着更多的含义。从此，我总是倾向于对人对事不妄做评断，我的这一习惯致使许多秘密的心灵向我敞开，也使我成了不少牢骚满腹的人的牺牲品。当这一品行在一个正常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变态的头脑便会很快地察觉到这一点并且依附于其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学院里我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因为我暗中知道许多行为不检、来路不

明的人的隐私和悲苦。这些心腹话儿大多都是它们自己找上门来的——当我通过某种准确无误的迹象意识到谁有贴己话要向我倾诉的时候，我总是在装着睡觉，或是心不在焉，或是装出一种冷漠和不屑一顾：因为青年人诉说其隐秘时，或者至少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开场总是窃用别人的话语，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吞吞吐吐。不妄加评断能给事情留下无限的余地。直到现在，我仍然有点害怕我会失去什么，假使我忘记了父亲不无骄傲的叮嘱和我不无骄傲地重复的话：人们的善恶感一生下来就有差异。

在我这般地吹嘘了一通我的宽容精神之后，我到头来还得承认这种宽容是有它的限度的。人的品行有的好像建筑在坚硬的岩石上，有的好像建筑在泥沼里，不过当超过一定的限度，我就不在乎它建在什么之上了。在我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真想让世界上的人都穿上军装，在道德上都永远取立正的姿势；我再也不想毫无顾忌地尽兴地窥探人们的灵魂。只有盖茨比，以其名作为这本书名的男主人公，不被包括在我的这一改变了的行为之列——盖茨比，此人体现了一切我分明蔑视的事物。不过，如果说人的品格是由一连串美好的行为举止组成的，那么，在盖茨比身上，倒也不乏某种光彩，不乏一种对生活展现出的种种憧憬的高度感应能力，宛如他身上接通了一架能测出万里之外的地震的精密机器。这种感应力与那毫无生气的易感性（它被冠之以“创造的品性”之后变得体面起来）毫无干系——它是一种与希望维系在一起的非凡品质，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感性，这一天赋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且以后也不大可能见得到了。不——到最后证明盖茨比并没有错！倒是那一吞噬了盖茨比的力量，那一接踵在其梦想之后扬起的污垢飞尘，使我暂时放弃了我窥视人生的徒劳悲伤和短暂欢乐的兴趣。

我家一连三代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里的有名的富贵人家。我们卡拉威

家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家族，据家谱记载我们还是布克里奇公爵的后裔，不过我这一脉的实际创始人则是我的伯祖父，他五十一岁时来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雇了一个人去替他打仗，自己却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这门生意我父亲一直从事至今。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这位伯祖父，不过家人以为我长得像他——特别的依据就是一直挂在我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颜色发了黄的伯祖父的画像。我一九一五年从纽黑文毕业，正好是我父亲从那里毕业二十五周年，稍后一些时候我便参加了那一酷似公元一世纪初条顿民族之大迁徙的世界大战。我是那么醉心于那场反击战，以至回到美国以后我倒觉得无所适从。在我看来，中西部现在不再是世界繁荣的中心，倒像是这个世界上边远的贫瘠之地——因此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做票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都在做票券生意，所以我想这门生意再多养活一个单身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所有的姑舅叔婶们都商量了这件事，那慎重的态度就像是为我入学挑选学校一样，最后他们表情严肃而又略带迟疑地同意道：“啊，那就这样定了吧。”父亲答应资助我一年，几经耽搁之后，我终于在我二十二岁的那年春天到了东部，我当时以为这次来后我就永久性地住下去了。

来后第一件实际要做的事情，是寻找住房。那时正值温暖和煦的季节，我又是刚刚告别了有着宽阔的草地和葱绿林木的乡村，因此当我办公室里的一位年轻同事建议我们两人到近郊区租间房一起住时，我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他去租到了房子，一间久经风吹雨淋的木板平房，月租金八十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公司派他去了华盛顿，结果我独自一人住到了那里。我有一条狗——至少在它逃走之前与我相伴了一些日子——一辆旧道奇牌轿车和一位芬兰籍的女佣人，她为我整理床铺做早饭，有时守着电炉子，自言自语地念叨她们国家的谚语格言。

这样寂寞地度过了一两日后，一天早晨，一个到此地比我还晚的男子在路上叫住了我。

“嗨，到西卵镇怎么走？”他求助似的向我问道。

我告诉了他。当我再往前走的时候我便不再寂寞了。一路上我成了一个向导，一个引路人，一个土著居民。他无意间也给了我一种邻居间的信任感。

这样当阳光日渐和暖，树上顶出嫩嫩的绿叶时——宛若银幕上的植物生长得那么快，在我身上又复生了那一熟悉的信念：随着夏日的到来，生命又将重新开始。

我有大量的书籍需要阅读，而且我要从这清新扑面的空气中汲取勃勃生机。我买了几本关于银行业、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它们红皮烫金，立在我的书架上（像是刚从造币厂印出来的新钞票），好像是要把只有迈达斯^①、摩根^②和米赛纳斯^③才知晓的了不起的秘密展现给我。另外，我也满心打算再读许多其他方面的书籍。在学院时，我就饶有文名——有一年曾为《耶鲁新闻》撰写了一系列格调严肃、文字晓畅的社论——现在我打算在学做金融的同时把这些旧业重操起来，再度成为一个“万事通”专家，所有各类专家中智力最有限的一种。这不仅仅是一个格言警句——生活从一单个的窗口去眺望，毕竟显得成功得多。

我竟然会在美国北部的一个风俗奇特的居住区里租下一所房子，这也纯属偶然。这个区位于纽约正东的那一狭长喧闹的小岛上——那儿除了自然风光旖旎瑰丽之外，还有两处很不寻常的地形构造。在离纽约市二十里

① 迈达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国王，曾祈求神赐予他点物成金的法术。

② 摩根（1837—1913）：美国金融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金融巨头之一。

③ 米赛纳斯：古罗马大财主。

开外处，有两个在外形轮廓上极相似、中间仅由一片小湾分割开来的蛋卵形地域，它们两个的最前端都延伸进了西半球最平静的咸水海域，此处被称为长岛桑德湿地。它们并不是那种完美的椭圆状——恰似有关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它们与大海相接的那一端都像是被挤压过了似的显得扁平——不过，它们外形上相像，总是使飞过的海鸥辨别不清方位。对于没有翅膀的人来说，更有趣的现象则是，除了形状和大小的相似，它们在其他每一个方面都有不同之处。

我住在西卵镇，哦，可以说在华丽和气派上它略逊于东卵镇，尽管用此语来表示它们之间的那种奇特、怪诞的对比几近于肤浅。我的房子位于西卵的顶端，离桑德海湾只有五十码远，而且被夹挤在两幢光是一个季节的租金便高达一万两千到一万五千美金的巨大宅邸中间。在我右边的建筑，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可以说是雄宏壮观的——实际上它是诺曼底市政厅的仿造物，在它的一侧耸立着一座塔楼，由一层稀疏的常春藤盘绕着，显得很有新意；再过去一点儿是一个大理石游泳池，还有四十多亩的草坪和花园。这就是盖茨比的住宅。因为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其人，所以倒不如说这是一个叫作那一名字的先生的住所。我自己的寓所显得寒酸，不过好在其小，人们也不太注意，从我我住的这里可以看到大海，可以观赏我邻居的一方草坪，这给我一种与百万富翁毗邻的慰藉感——而这一切只需我每月付出八十块钱的房租就可以了。

越过那个小海湾，就可见东卵镇上那些华丽入时的白色高大建筑，映着海水发着熠熠的光辉。可以说，这个夏天的故事便是从我那天傍晚驱车到了那边，与汤姆·布坎恩夫妇共进晚餐以后才真正开始的。黛西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汤姆是我在上大学时认识的。在我刚刚打完仗回来的时候，我曾在芝加哥和他们待了两天。

黛西的丈夫擅长各种体育活动，他曾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著名的足球健将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说够得上是国家级的球星了，他可以说是这样一种人中间的一个，即在二十一岁时就取得了几乎达到其极限的优异成绩。而在这之后，他在每一件事上尝到的都是走下坡路的苦涩。汤姆家是非常有钱的富户人家——早在大学里时他就因挥金如土遭到人们的指责——现在，他离开芝加哥来到东部的那种气派更是叫人感到惊讶，举个例子来说吧，为了打马球他从福雷斯特湖一并带来了一批赛马。一个和我同时代的年轻人能富足到做这种事，真是叫人难以相信。

我不清楚他们夫妇两人来到东部的原因。在这之前，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曾在法国待了一年，然后就飘来荡去，哪里有人在打马球，哪里有富人们聚在一起，他们便去到哪里。黛西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们这一回是最后一次搬家，可是我不相信——虽然我一点儿也看不透黛西的内心，但是我觉得像汤姆这样的人是会永远飘荡下去的，他会急不可待地去追求刺激，哪怕是一场不可多得的足球赛的戏剧性的兴奋场面。

就这样，我于一个暖和多风的傍晚开车到东卵镇去看望我几乎一点儿也不了解的两位老朋友。他们的房子比我所想象的还要富丽堂皇，是一座赏心悦目、红白两色相间的乔治殖民时期的别墅建筑，它高耸立，俯视着海湾。草坪从海岸边起始，到房屋的前门有四分之一英里^①长，其间它越过了日晷、铺砖的便道和鲜花盛开的花园——最后当它抵达屋前时，又以鲜绿的藤蔓沿着墙壁攀缘上去，好像是它一路疾跑的动力使它一下子腾跃而起。别墅的正面有一排法国式的落地长窗，正映着太阳发出金色的光亮，窗户打开着，迎进傍晚的习习凉风。汤姆·布坎恩穿着骑装，正两腿

① 1英里=1609.344米。

叉开站在前厅的门口。

和他在纽黑文的那些年相比他已经变了不少。现在的他已是一个三十岁的壮汉子了，他的头发呈浅黄色，嘴角边透出强硬，行为举止显得桀骜不驯。两只炯炯发光的、流露出傲慢神情的眼睛统治着他的整个面部，给他的脸增添了一种咄咄逼人的表情。甚至连他格调柔和文雅的骑装也掩饰不住他那身体的巨大力量——他的脚把一双雪亮的靴子撑得鼓鼓的，好像就要把脚踝上的靴带挣断了似的，当他的膀臂在他紧身的上衣里活动的时候，你能看到他非常发达的肌肉在颤动。这是一个能够承受住巨大压力的身体，一个剽悍的肉体。

他说话的声音粗犷蛮横，这便又增加了他给人们的那一暴戾任性的印象。从这声音里能听出一种长辈对晚辈的轻蔑语调，甚至对他所喜欢的人也不例外——在纽黑文时，就有人对他的这种厚颜妄为很是厌恶。

“喂，不要只是因为我比你体格强健，更像个男子汉，”他似乎在说，“就以为我对事物的看法就是决定性的了。”我们同属于高年级学生联谊会，尽管我们俩从来没有深交过，可是我总有一个这样的印象：他在用他那骄横的一厢情愿赞许我，并要我喜欢他。

我们在落着余晖的门廊前聊了几分钟。

“我终于在这儿找到了一个好住所。”他说，眼睛不停地扫射着四周。

接着，他用一只手臂转过我的身子，移动一只粗大扁平的手，指着眼前的景色：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形花园，半英亩地的枝叶茂盛、芳香扑鼻的玫瑰花丛，还有一艘停泊在岸边、随着潮头颠簸着的平头小汽艇。

“这房子以前是德梅因的，一个世界石油大王。”说着他又将我的身体友好而急速地转了过来，“还是让我们进屋去吧。”

我们穿过一条高屋顶的走廊，进到明亮宽敞呈玫瑰色的大厅，这大厅两头的法国式落地窗户将大厅和里面的房间巧妙地连接在一起。这些落地式窗户半开着，映着外面的几乎快要延伸到房子里来的油油嫩草，窗户上的玻璃发出闪闪的白光。一阵微风吹过屋子，先是将深色的窗帘吹得像旗子一般飘舞起来，直抛向乳白色的天花板，然后又轻轻地拂过粉红色的地毯，宛如风吹过海面一样留下一串影子。

屋子里唯一纹丝不动的物体是一只硕大的沙发，两个年轻女子躺在上面，就好像是浮在一个待飞的气球上。她们都身裹素衣，微风吹得她们的衣服窸窸窣窣地抖动，仿佛她们是绕着房子飞了一圈，刚刚飘回到了屋子里。这当儿我一定在那里立了好一会儿，谛听窗帘的噼啪声和墙上画幅的沙沙声。后来只听见“砰”的一声响，汤姆关上了他身后的落地窗户，室内的风一下子消逝了，窗帘、地毯还有两个年轻的姑娘都缓缓地飘落到地面上来。

这两位女子中较为年轻的那一个我并不认识。她舒展地躺在沙发的一端，一动也不动，她的下巴微微地翘起了一点儿，好像是在维持着她下巴上一个快要掉下来的什么东西的平衡。如果说她用眼角看到了我的话，她一丁点儿也没有表示出来——的确，我被吓了一跳，几乎因为进来打扰了她而要嘟囔出一句道歉的话。

另外的那个女子，做了一个要起来的姿势——她的身子稍稍向前倾了倾，脸上一副诚挚的表情——随后她笑了起来，一种娇嗔、迷人的笑，跟着我也笑了，一边迈进了屋子。

“哟，我高兴得起不来了。”因为好像是说了一句非常机巧的话，她又笑了起来，她握住我的手，抬眼看着我的脸端详了一会儿，似乎在向我表明，在这个世界上她再也没有这么想要见到的人儿了。这正是她的一个